



572

4.1

第一次看到紅軍的時候

四川民族出版社

第一次看到紅軍的時候

中共瀘定縣委宣傳部編

四川民族出版社

第一次看到紅軍的時候

中共瀘定縣委宣傳部編

(漢文版)

*

四川民族出版社編輯出版

成都人民中路

四川省新華書店發行 四川民族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*

開本787×1092毫米 印張16 字數16,000

1960年4月第一版 1960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,000 定價：8分

統一書號：M10140·43

前 言

1935年冬天，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紅軍經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瀘定縣。在这个地方，紅軍播下了革命的种子，向广大人民指出了革命的道路。在殘酷压迫和剝削下痛苦呻吟的劳动人民，認清了只有跟着紅軍走革命的道路，才能徹底地解放自己。他們在党的领导下，迅速地組織起來了，老人、兒童、青年、妇女、團結一致，同国民党反动派的軍隊、地方上的土豪劣紳及其反共武裝展开了激烈的斗争，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，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——苏維埃政府。

这本书里的几个小故事，是当年紅軍在瀘定嵐安區的一些情况的紀实。它們描述了党领导的工农紅軍如何关心群众的生活；如何教育和組織群众；如何英勇頑强的打击敌人；如何領導群众和土豪劣紳作斗争。同时，也反映了覺悟了的广大人民对反动統治者的切齒痛恨；对紅軍和苏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無比热爱，不惜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來保衛他們。

編 者

1960年1月

目 錄

第一次看到紅軍的時候·····	徐向惠口述 (1)
紅軍同志姐·····	楊定洪口述 (7)
夜襲亢州河壩·····	龔有成口述 (12)
樺山上面捉土豪·····	周張云口述 (15)
難忘的日子·····	余向才等口述 (18)

第一次看到紅軍的時候

徐向惠 口述

1935年秋天，我們這裡傳來了紅軍要來的消息。鄉親們說紅軍是打富濟貧的軍隊，紅軍來了窮人就能伸腰了。但反動派却到處散布說：“紅軍是紅眉毛、綠眼睛，要吃人的心肝。”我沒有看到過紅軍，不知紅軍到底怎樣；听了這些話，分不清真假，起初不相信這些鬼話，但日子一久，這些謠言听得多了，心裡逐漸害怕起來，生怕遇到紅軍，被紅軍殺來吃了。

到了十月間，傳說紅軍馬上就要來了。九岔樹的國民黨軍隊在加緊修筑碉堡，我們心裡就更加害怕了。

有一天黃昏，我殺了豬回來，手里提着一籠豬心肺，已經快要到家了，忽然听到岔道那邊响起了槍聲。我連忙把豬心肺挂在路邊樹枝上，跑到河邊一個大石包下躲藏起來。槍聲越來越近，听到有人在喊：“繳槍投降，优待俘虜！”我想一定是紅軍來了。雖然心裡怕得要命，但又想看一下紅軍到底是啥樣子，是不是紅眉毛、綠眼睛。我壯起胆子从石包後面伸出頭來一看，只見大約有一百多個國民黨川軍隊伍的兵，朝九岔樹拚命地跑，後面有七八個人象赶鴨子一樣緊緊的追。我吓了一跳，我從來沒見過七八個人把百多人攆得雞飛狗跳的，心想紅軍真凶！紅軍一定与凡人不同。我睜大眼睛很想看个明白，但天色已暗，看不清楚。只看到那几个人快赶上川軍了，忽然九岔樹碉堡內川軍的机枪象連珠炮一樣的射下來，这几个人才轉回去了。

天黑了，河風吹得我冷颼颼的。我怕又打起來自己遭誤傷，不敢回家去。到了後半夜，四處靜悄悄的，沒有一點聲音，我才大着胆子跑回去。家里人都圍在半明不滅的火爐邊坐着等我，看見我回去才放了心。

我們一家人正加旺了火爐烤火時，突然門外閃過來一個人，雙手端着一枝步槍，槍上一把明晃晃的刺刀。他那一對灼灼有神的眼睛机警地把屋里掃了一通，然後，才開口問我們說：

“有國民黨匪軍沒有？”妻子吓得拉着兩個孩子躲在屋角，不敢答話。我顫抖的說：“我們是好老百姓，屋裏沒有軍隊。”我們住的一間小屋子，只要望一眼，什麼都可以看在眼里。他見果真沒有敵人，就放下了槍，笑容滿面的對我們說：“老鄉！不要怕，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紅軍，是干人（注）自己的軍隊。我們是保護老百姓、打土豪打國民黨匪軍的。”一面說一面握着我的手，看着我凍裂了的一雙光腳，問我們的日子過得怎樣，種多少地，東家對我們怎樣……。

這突如其來的紅軍，使我怕得不得了。起初我連看也不敢正眼看他一下，回答他的話也是結結巴巴的，好象舌頭都不听自己使喚了。慢慢的，他的話吸引了我，打動了我的心，我覺得他對人很和氣，說話又有道理，心裏的畏懼消除了一些，才仔細的打量了他一番。他大約廿一、二歲，紅黑色的臉膛，兩根又濃又黑的眉毛，配着一對烏黑發亮的大眼睛，真是一個英俊漂亮的小伙子。他頭上戴着一頂灰軍帽，帽上有一顆五角紅星，身上穿着一件打了許多補釘的灰棉軍服，下身只穿了一條藍布單褲子，腳上穿着一雙草鞋。看了他的模樣和裝束，再看看他那兩支粗壯的胳膊和一雙大手，我不由得心裏暗罵道：“狗×的國民黨川軍光造謠，紅軍哪里是紅眉毛綠眼睛的人呢！象這樣好的人，哪里會吃人心肝呢！”

我正想着，紅軍轉過來對我說：“這些家常話，以後有機會再擺吧。徐老鄉，你知不知道國民黨匪軍的情況呢？”

“啥子叫情況？”我問他。

“就是說敵人的碉堡在哪里？有多少人？从哪里可以上去？……這些情況。”

我說：“這些情況我大概曉得一些。”

他說：“那好極了，我們出去談談，外面还有人等我。如果你不怕走路，跟我們到咱鄉山同我們團長談談更好。”

我順口回答說：“對！對！”

我同他走出屋子，看見大門口一個人端着槍站在門邊，借着星光，我又看見還有六七个人在前面田邊路旁放哨。這位紅軍同志輕輕地打了一聲哨，馬上就跑過來了四五个人，裝束都同他差不多。紅軍同志作了介紹，要我開始談敵人的情況。這時，雖然有這麼多帶槍的人团团圍坐在我的身旁，但我的心里一点也不害怕了。我把自己所知道的九疊嶺川軍的情況談了一遍，最後，這位同志說：“這些情況對我們消滅敌人有很大的幫助，你最好同我們去見見團長，親口向他談一談。”這時，我却猶豫起來了。跟着他們去吧，萬一不放我回來要我當兵怎麼辦？不去吧，又怕他們不肯。後來我又想：只有好官才会有好兵，紅軍士兵這樣好，長官一定還是好，還是大着胆子去吧！一路上，我边走边想着紅軍團長是啥樣子呢？一定很威風；穿的大概是呢子衣服皮大衣；我見了長官要行禮問好；說話也要注意，不要說錯了。

咱鄉山離我家住處只有七八里路，約摸半個時辰我們就走到了。這裡紅軍很多，林林總總到處都坐着人。走到一個院子門口，看見大門口站着崗哨，想到馬上就要見團長了，我心里又不由得緊張起來。我理了理衣服，把腰帶重新扎了一下，跟

着他們進了院子。天井里有几个人在边抽烟边說話。他們領我到了堂屋，里面有一个人在灯下吃飯。那个人看見我們去了，便站起來招呼我們先坐下。我在門边的一根板凳上坐下來，見那人有四十多歲，穿着一身旧棉軍服，袖口上有一处棉花都露出來了，沒戴帽子，頭髮又長又亂。我想这人大概是團長的通訊員或炊事員吧。那位紅軍同志走到他面前小聲說了几句話，我想可能是叫他稟告團長了。我正在那里猜想，突然聽見那位紅軍同志喊“徐老鄉！這就是我們的團長，他要同你談談。”

聽見這兩句話，我几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。我簡直沒有想到紅軍的團長会和士兵穿的一样，沒有一点官架子，对人也是和善可親。想到眼前站的就是我要見的紅軍團長，我有些慌張，手脚不知道該如何放才对，在路上想好的几句見面話已丟在腦后，連行禮也忘記了。我呆呆的望着團長，他笑咪咪的對我說：

“徐老鄉！你辛苦了，走累了吧？”

我說：“沒有！沒有！”

團長又說：“餓了吧？來一起吃點飯，吃飽了我們再慢慢談。”

我說：“長官！我不餓，不要麻煩了。”

團長笑着說：“別叫我長官，叫我同志好了。來！還是先吃點飯，深更半夜，又走了这么遠的路，肚子里一定有些



“徐老鄉！這就是我們的團長。他要同你談談。”

空了。”

我推辞不过，就在桌边坐下来。团长吃的是面糊茶（面湯糲），一碗豆花做菜；一位红军同志也给我端来了面茶和豆花。我们边吃边闲谈，团长问我家里有几口人，种好多地；除种地以外，还会不会什么手艺；本地光吃不做、压迫剥削农民的地主土豪有哪些……。团长说话很有趣，还爱说点笑话。他给我讲了共产党的十大政纲，说共产党要打倒帝国主义，推翻国民党反动派，解放被压迫的劳苦大众。这时，我愈听愈有味，只觉得团长的话句句都合我的心意。他说出了我想说的话，说出了我想知道的事情和道理。我真正認識到共产党才是我们的救星，红军才是我们的亲人。我毫无拘束的跟他谈着，吃饭也不客气了，一大盆面糊茶放在旁边，我吃了又添，不知吃了好多碗。这顿饭，我吃得特别有味，好象面糊和豆花比什么东西都好吃。

吃完饭后，团长问我关于国民党匪军的情况，我说：“反动川军坏透了。他们逼着我们上九岔树修碉堡，我们把锄头、扁担藏起来，他们就到处搜；家里有点好的东西也被他们搜走了。把我们老百姓不当人看待，又打又骂，真是一群官土匪。从这里顺着山梁过去就是大火山，大火山对面是九岔树山梁，国民党川军沿山梁筑了几十个碉堡。九岔树山岷口，是一个大碉堡，枪可以打到大火山这边来。有一次我们背着粮食上山，遇着匪军发餉，听说有两团人。从五里沟这面和石头湾那面有两条大路可以上山，沟里还有一条小路也能上去，不过很难走。另外就无路可通了。”

团长表示很满意，又问我說：

“他們的武器多不多？有些啥子槍炮？”

“槍多，每个兵都有一枝步槍，还有机槍手槍；沒有見過

炮，不知道他們有啥子炮。”我回答說。

團長又同我談了一陣。天亮了，他送我到門口，緊握着我的手說：“回去轉告其他受壓迫的老鄉：共產黨紅軍北上抗日，消滅了日本鬼子就會回來解放你們的。”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，好久才說了一句：“惟愿你們快点轉來，我們快活不下去了！”

還是帶我來的那位紅軍同志送我到山頭，我就這樣同親人一樣的紅軍分別了。一路上，我想着紅軍團長和同志們的親切的面容；想着團長說的話。是的，是國民黨反動派把我們壓迫得抬不起頭，伸不起腰，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導我們過好日子。紅軍啊！你們几時回來呢？

下了山，我還留戀難舍地久望着紅軍駐扎的地方，慢慢地往回家的路上走。奇怪！沿路的紅軍一個也沒有，不知他們開到哪兒去了。回到家裏，我妻子說：“今天最好都不要出去，防着川軍亂打槍。”她這樣一說，我猛然想起頭天提的豬心肺還掛在路邊樹枝上。妻子說：“算了吧！昨晚下半夜和今天早晨路上過了好多紅軍啊！吃得東西，人家還不捨了去。”我沒有理會，一氣跑到河壩，看見那籠豬心肺原封不動的掛在樹枝上。我提着豬心肺回家，笑着對妻子說：“你看，紅軍真是我們的好軍隊，不拿人民的一針一線啊！”妻子也感動地說：“真沒有看見過这么好的軍隊，他們快点轉來就好囉！”

（吳一之記）

注：“千人”就是窮人。

紅 軍 同 志 姐

楊 定 洪 口 述

一提起紅軍，我就要想起我們敬愛的一位紅軍同志姐。雖然紅軍同志姐離開我們已廿多年了，但是她的影子却時常在我的腦海里出現。

1935年冬天，紅軍來到我們的家鄉——嵐安。紅軍同志姐是同第一批紅軍部隊來，隨最後一批部隊走的。回憶起我們和她相處的那段日子，心里有一種甜滋滋的滋味。

我還記得她來時的样子。她約摸十七、八歲，長得不高不矮，健壯結實。一張紅黑色的面孔配上一對又黑又亮的大眼睛，頭髮剪得短短的，顯得格外有精神。她穿着一套粗藍布軍裝，戴着一頂長帽沿的軍帽，上面綴着一顆五角紅星。腰間挂着一枝手槍，走起路來一陣風，說話又沉着，又有力。誰不夸她是一個聰明能干的姑娘，又是一個堅強勇敢的女兵呢！

她一到嵐安，就東奔西跑，宣傳啦，開會啦，了解情況啦，從早忙到晚。但是，她還是抽出時間來同我們這些十多歲的小朋友一起玩，給我們講故事，教我們唱歌，還同我們做遊戲。沒有幾天，她就成為我們的好朋友了。

有一天，我們問她干的什麼工作，應該怎樣稱呼她，她笑着說：“我干的是革命工作，你們喊我同志姐好了。”

這個又新鮮又好聽的稱呼一下子就到處傳開了。不光我們喊她同志姐，村里有些大人也這樣跟着叫她了。



她同我們的关系越來越親密，連五六歲的小孩子一看見她

也不肯放她走了。我們都愛听她講故事，她总是尽量滿足我們的要求，給我們講童子團員的故事，還有許多紅軍打白軍的战斗故事，大家听了都想当一个童子团里的小英雄。同志姐好像看透了我們的心事，过了两天，她問我們：“你們想組織童子团嗎？”大家听了高兴得跳起来說：“我們想了好久了。同志姐！你給我們組織一个吧。”

她看見我們又兴奋又蒼急的神情，笑着回答說：“好吧，我們就來組織一个童子团。团里分隊，隊里分組，每組五个人，选出团长、隊長和組長來領導。童子团除了学习(开会)、听故事、唱歌以外，还要站崗放哨，不許一个坏人混过去，發現情况就馬上报告。”

在她親自領導下，我們的童子团很快就組織起來了。我也成为一个光荣的童子团員了。

童子团成立后，同志姐經常領導我們开会，講革命故事；又給我們分配了地区，叫我們輪班分組守崗棚，遇到陌生的人，一面盤查一面就派人跑去报告紅軍哥。有一天在观音岩卡子上我們查出了一个敌人派來的偵探，紅軍哥听到我們的报告后就把他逮捕了。大家都高兴得了不得，更加注意敌人的活动了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看見爸爸悄悄背粮食出去，感到有些奇

怪，便問他：“晚上把糧食背回去干啥？”他不回答，却說：“你娃娃家少管閑事。”我說：“你不說真話，我要向紅軍報告，說你給土豪送糧食。”

他又急又氣，對我說：“高友發（土豪）家藏在岩窩里，餓得不得了，叫送點糧食去。我們是人家的僱戶，不送去二天還能種人家的地嗎？你人小不懂事，不要亂說。被紅軍知道了，我要你的命。”

我知道他的脾氣古怪，我沒有再說什麼，只暗暗記在心里。第二天，我告訴了同志姐，她派了幾個童子團員到岩窩里去，果然把高友發的女兒捉了回來，叫她交出了隱藏的東西，還罰了款。同志姐把我拉到她身旁，摸



着我的頭，當眾表揚了我，叫其他的童子團員向我學習。又拿出沒收土豪家的鞋子帶子等分給我們童子團員。我得了一根花帶子和一條花圍裙，系上圍裙到處跑，心里真有說不出來的高興。

這件事情不知怎樣被爸爸知道了。一天，他在地里犁地，我給他送飯去，他生氣地說：“你給紅軍報信報的好，連我的話都不听了。信不信，老子用鐮頭打死你！”我吓得放下東西

就往回跑。找到同志姐，一头倒在她怀里就大哭起来。同志姐问明了原因，一面安慰我，一面说：“这是你爸爸懂得的革命道理还很少，一时还分不清敌我的界限，他哪里就真的要打死你呢？我们只要帮助他提高了觉悟，他就会改变的。”接着，她就对我谈了一些道理，叫我回去好好地劝说父亲。

回家去爸爸不理我，我有些生气也不喊他。两个人都憋着气不说话，连妈妈也不知道我们父子俩之间发生了什么事。

过了两天，给红军往大火山运粮的任务非常紧急，运粮队的人白天黑夜的跑，累得喘不过气来。我心里很着急，想动员爸爸去运粮，又怕他骂我。那天晚上，我看见他一个人坐在灯下，“巴达巴达”的抽着旱烟，皱着眉头显得很苦恼的样子。我鼓着勇气走过去，想把同志姐讲的话同他谈谈。他抬头望了我一眼，好象也要对我说什么，没有开口，又低下了头。我看出他不会发脾气，就靠近他身边说：

“阿爸！地主土豪吃得好，穿得好，一天啥事都不做；我们一年到头都辛苦，却穿不暖，吃不饱，天地间哪有这样不公平的事啊！这些人不打倒，我们穷人一辈子还是穷。你看红军哥、同志姐他们爬山越岭，少吃缺穿，受尽千辛万苦，有的牺牲，有的挂彩，他们为的啥呀？还不是为了我们大家。只有革命成功了，我们穷人才能够翻身过好日子。现在红军缺粮，送粮的人



不够，明天我們一路給紅軍背糧去吧！”

爸爸兩眼看着我，忽然流下淚來。他悲痛地說：“洪兒，前幾天我委屈了你，是我錯了。昨天同志姐給我談了許多革命道理，我的心里明白了，眼睛也亮了。你說的話都对，明天我同你媽都去背糧，你年紀小，童子團里還有事，就留在家裏吧！”

我听了爸爸這些話，激動得不知說什麼才好。我覺得爸爸真好，我更加愛他了，不由得扑在他的懷里，緊緊地抱住了他。

這時候，好像紅軍同志姐也站在我的身邊，對我說：“跟着共產黨，勇敢前進吧！”我感到無比的溫暖，渾身充滿着勇氣和力量。

注：楊定洪是瀘定縣長征人民公社社員。1935年紅軍經過瀘定縣嵐安區時，楊曾任童子團隊長，當年14歲。

夜袭亢州河壩

龔有成口述

1935年冬天的一个下午，一位紅軍战士把我叫到紅軍營部去，一位連長向我說：“小隊長，我們今天晚上要去打亢州河壩和烏骨梁子的俘虜兵（這是紅軍對國民黨反動川軍的稱呼），你有膽子給我們帶路嗎？”

我笑着說：“當然有。不要說帶路，你們把槍發給我，我還敢去打仗哩。”

連長說：“有膽量就好，但今天晚上天很黑，你會不會摸夜路呢？”

我連忙回答說：“摸夜路也行，這些地方，我閉着眼睛走路，也不會摔下岩去。我保證一定給你們把路帶好。”

連長高興地笑了，他拍拍我的肩膀說：“好！好！這才不愧是我們少先隊的隊長。”

連長留我在營部吃了飯。我眼巴巴的盼着等天黑，心里暗暗在想：要是今天晚上繳的槍多，能給我一支槍那該多好啊！

好不容易天黑了，連長又給我交代了任務和要走的路徑。我走出營部一看，只見每個戰士都拿着一根四五尺長的木棒，棒的一頭捆着一卷浸飽了油的爛棉絮或爛布條。我心里有些奇怪，問他們用來干啥，他們說拿來捉俘虜。我暗暗好笑說：

“捉俘虜應該拿繩子嘛，拿着這東西怎么好捉呢！”他們沒有回答，只說過一會兒你就知道了。我心里还是有些納悶，看見